

三亚历史文化名人 天涯留芳·赵鼎

在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的名人园里,一尊老者的雕像静静伫立:他低头沉思,双目如炬含怒,左手握拳,右掌拍案,散开的长发披于肩头,将一身刚直与悲愤定格成永恒。他就是南宋爱国名将赵鼎,一位在朝堂上力主抗金、在贬谪中坚守气节的忠臣,他人生最后的三年,与三亚(时称吉阳军)的山海相融,用诗文、风骨与绝唱,在琼南大地刻下了不朽的精神印记。

宦海砥柱!
孤忠撑起南宋天

北宋神宗元丰八年(1085年),赵鼎生于解州闻喜(今山西运城闻喜县),自幼浸润于书香,更养就刚直不阿的品性。宋徽宗崇宁五年(1106年),二十二岁的赵鼎高中进士,廷对之时,他不惧权贵,直言批判前宰相章惇误国误民的行径,刚正之名顷刻传遍朝野。政和年间,他历任同州户曹、河东县丞等职,在基层岗位上勤勉务实,直到宋钦宗靖康元年(1126年),才因宰相吴敏的赏识升任开封府士曹,跻身京城官场核心圈层。

彼时,北宋已风雨飘摇,金兵南下攻破太原,朝中主和派鼓吹割让三镇求和,满朝文武或缄默或附和,唯有赵鼎挺身而出,掷地有声地说:“祖宗之地不可以与人,何庸议?”这声呐喊,道尽了他对家国的赤诚,却终究难挽狂澜。北宋覆灭后,金人扶植伪楚政权,赵鼎本誓不臣从,直至听闻伪楚皇帝张邦昌有意奉孟太后主政,才勉强出任直秘阁等职,以隐忍姿态维系对宋室的忠诚。

南宋建立后,赵鼎星夜投奔宋高宗,被任命为尚书司勋员外郎。彼时朝廷百废待兴,纲纪废弛,赵鼎执法严明,敢于直谏,短短数月便整肃吏治初见成效,迅速被擢升为侍御史。建炎三年(1129年),金人大举南侵,赵鼎献策暂避锋芒,随宋高宗避走海上;次年金军北撤,他即刻上奏《论敌退事宜》力主反击,数道奏疏切中要害,均被高宗采纳。即使与宰相吕颐浩就“御驾亲征”产生分歧,他也始终坚持理性判断,这份沉稳与远见,让高宗愈发倚重。

绍兴年间,赵鼎的政治生涯抵达顶峰。他官至左仆射,与右仆射张浚共理朝政,二人携手整顿朝纲,安抚民生,缔造了被时人誉为“小元祐”的清平局面。

他更是岳飞抗金的坚强后盾。绍兴四年(1134年),岳家军北伐襄阳,赵鼎连上两道奏疏,为岳家军争取粮饷,协调援军,助岳飞收复重镇。

彼时,赵鼎是南宋政坛不可或缺的砥柱。

崖州三年
风骨千秋
爱国名相赵鼎的天涯绝唱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艳玫

天涯寄怀 | 山海难隔赤子心

绍兴八年(1138年),金人遣使议和,朝野哗然,宋高宗震怒于群臣的质疑,赵鼎为稳定朝局,出面解释议和意在迎回先帝灵柩与母后,却未曾想,这番斡旋竟成了他仕途的转折点。昔年他一手提携的秦桧,早已将他视作掌权路上的绊脚石,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倾轧悄然展开:秦桧指使党羽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,实则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,赵鼎心知肚明,主动请辞相位,外任绍兴知府。

此后,贬谪的诏令接踵而至。从绍兴到泉州,从漳州到潮州,赵鼎辗转流离,却始终未曾屈服。绍兴十四年(1144年),秦桧仍不肯罢休,一道诏令将他贬往吉阳军——这片远在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,成为他人生的最后驿站。

绍兴十五年(1145年)二月,年逾花甲的赵鼎渡过琼州海峡,二十五日后抵达吉阳军,落脚于水南村裴氏旧宅。这座由唐代宰相裴度后裔兴建的院落,后来被胡铨题为“盛德堂”,成了他三年贬谪生涯中唯一的避风港。初到之时,满目皆是陌生的山海:海风终年呼啸,黎母山高耸入云,云雾缭绕间,更添身世浮

沉的苍凉。

绝境之中,友谊成了慰藉。当时被贬琼州(宋时琼州仅指琼北一带,明代升琼州为府后才统管全岛)的参知政事李光,先后寄来七封书信,字字皆是关切:得知赵鼎身体抱恙,李光细致告知购药渠道,分享“食罢一觉睡,起来两瓯茶”的疗养之法;荔枝丰收时,他将千颗荔枝晒干,计划寄往崖州,还贴心附上保存秘诀——“剥皮后以糖罐盛装,可保稍久”;更劝他在海南“风气旷荡”的天地间“忘怀忧患”,以豁达之心面对困境。

赵鼎回赠《寄李参政》:“海风飘荡水云飞,黎母山高月上迟。千里孤光一樽酒,此情惟有故人知。”浪涛奔涌,是他对知己的思念;黎母山蔽日,是相见无期的遗憾,字里行间,尽是天涯沦落人的相知相惜。更多时候,他独自面对山海,晚春时节,见“草色芊绵,雨点阑斑”,不禁吟出《行香子·草色芊绵》,一句“天涯万里,海上三年”道尽漂泊之苦;暮色沉沉时,他“举头见日,不见长安”——那个隐喻汴京的“长安”,藏着他未竟的报国理想,每念及此,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宰相,也难掩老泪纵横。

绝笔铭旌 | 气作山河壮本朝

在崖州的最后岁月,赵鼎写下《自志笔录》,这篇自撰的墓志铭,没有怨怼,没有悲戚,只以平静的笔触回溯一生:从家世出身到科举入仕,从扈从亲征到监修国史,再到被贬吉阳的每一个时间节点——绍兴十五年(1145年)二月一日渡海,二十五日抵达吉阳军,绍兴十七年(1147年)八月十二日离世,享年六十三岁。文末“得全居士元镇自志”八字,早已暗藏他以死明志的决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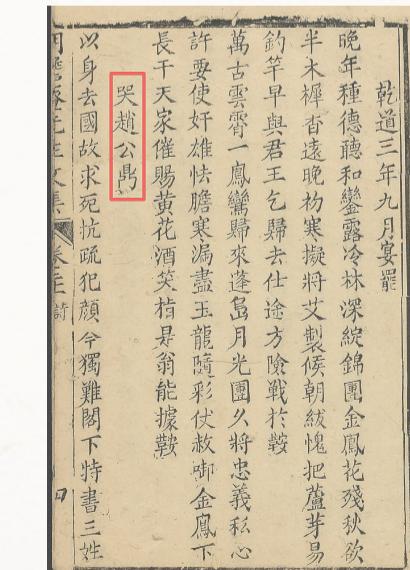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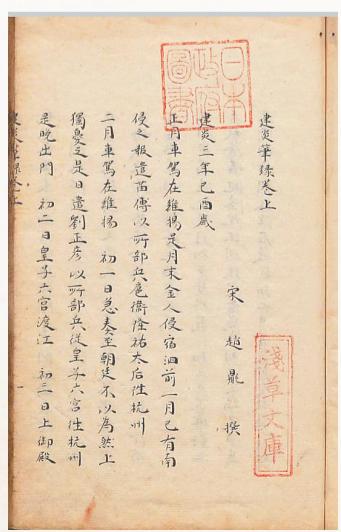
绍兴十七年(1147年),秦桧的爪牙仍在监视崖州,赵鼎深知自己绝无生还可能,更不愿因一己之身拖累家人。他派人告知二儿子胡汾:秦桧一定要杀我,我不死,家不宁。我死后,你们就没有祸患了。随后,他自题铭旌:“身骑箕尾归天上,气作山河壮本朝。”以箕星、尾星象征魂归星辰,用一生风骨,为南宋江山留下最后的赤诚。

数日后,赵鼎绝食而亡,消息传开,天下百姓无不悲恸。这位一生刚直、力主抗金的忠臣,以最悲壮的方式,践行了“生为宋臣,死为宋鬼”的誓言。直至宋孝宗即位,赵鼎的冤屈才得以昭雪,被追赠太傅、丰国公,赐谥号“忠简”;淳熙十五年(1188年),他更得以配享宋高宗庙庭,名垂青史,归葬家乡浙江衢州常山县。如今,海南昌江昌化镇的衣冠冢、三亚天涯海角的雕像,仍

诉说着“忠简”二字的千钧重量。

赵鼎的风骨,不仅镌刻在绝笔铭旌中,更凝结于《家训笔录》里。绍兴十四年(1144年),在被诏令移置吉阳军的当月,他写下三十条家训,将“孝友”“廉勤”定为家族传承的核心:要求仕宦子孙接济族中贫困,告诫后代以节俭为美德,甚至嘱咐子孙手一册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康》,铭记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的道理。

赵鼎在崖州的三年,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,却为这座依山傍海之城注入了中原风骨的深沉底色。他用生命诠释的气节,如崖州的山海般永恒。■



清代乾隆年间刊行的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收录了胡铨的《哭赵公鼎》诗。
陈耿 摄

“浅草文库”收藏的赵鼎《建炎笔录》
1803年抄本。
陈耿 摄



赵鼎像
△生成